昨非庵日纂

昨非菴日纂三集敘

宦中暇書抄出為韻

事至著書不必概見

案牘塵鞅筆彩墨

光緒戊戌畫公餘休暇
狎鶴理琴而已迺延見
精世鋆公談學問經
濟合則發美迪南混

吉鈔罕譜移日取古
書總紛芳三接析
縣分寸積尺累編輯
既殫梨棗寖稱如

讀皇極之遵宣道人
之繹其善之云教無窮之人
思意云執擊文則閒覯
荒其而我

茲

祖鴻達以詩非蒼目

纂以録爲三著焉至初

榮自司度時粗糠目

滿樓盤手按生波華

自守檇李時煙雨對樓雲靄瀰漫而三吳則予吾越之多饒焉遊越繁華奢甚風

從蕩滌之至嚴禁溺
女錮婢與婦女之廢
倡優演戲四惡既除
我用浣滌以承庥治

歲迺齋蒞公信撫穀
民通釋字釋算戶莫
以繇覃摩備隸業挽
骸堙樓以救補續讀備

勅多鍾離多羅種秋
者叙販肉園金生葉苑
戀識書葵雨賜積穗
輒寄層生騰所夕

麗宇而其香若天之
際退食假寐之餘萬
討論賡揚雅頌觀善
世道人心之捄呂吾刻

不擊而兵越夏務之請
救多方以爲蒐集之成效
自謂手行心畫讀也手
而尚與東都保聲之

指南國蔽芾之稱並
傳示於表之諸處佳文
司年之讀是用敬識之
於簡更之八讀與讀公之

若嘗試擬諸浣花谿

林抑公若能猶能精

此句已矣

治通家弟神彪謹

赦乃持模

昨非菴日纂三集宦澤卷之一

閩中昨非居

張詠治蜀以蜀地素狹游手必艱食時米㪷直錢三十六詠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收米六萬㪷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劵俾輸元估糴之十戸爲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濟困因以禁奸奏爲永制後雖時有災饉民無餒色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鵁鶄及諸水禽若水諫曰方今九夏時忙三農並作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於京師力倦擔負食以魚肉間以稻糧道路觀者莫不言陛下賤人而貴鳥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危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子女充於後庭珍奇盈於內府此外又何求哉[illegible]手

詔答之

眞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畱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宜發廪百姓數千人送至郊外指道傍叢冢泣曰此皆往歲饑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

晷永淸守成都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鍋竈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即決飯未嘗再炊

有謈不解擔之謠

陶承學守徽州民負氣好訟承學察其樸直不詭飾者稍婉誘教之庭質時面諭曰鬬子鄉尚氣夫理直而不求自白隱然勝矣今蒲伏於庭僂俛毫釐之伸即伸其贏與有幾及今中已猶可得半則息者十五又曰此纖微耳何煩公府姑歸與父老議之不平更來則退者十九訟殺人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即汝

兄弟不亦皆手足戚非有沉寃而戮其屍

即當與殺者同律令其服辟乃爲驗之不得

實即重坐蓋法一二人迄公在無敢誣殺人

者敏於决斷無宿案下邑民就讞者止春半

升糧因號曰半升太守月再受狀初至日數

百人二年後則不過數人有時或竟無一人

郡前食肆俱罷衢市寂如士夫無敢以私請

幣物不至門或說曰太峻承學曰彼自無求

安用拒自無餽安用辭人不信以詢之嶶人則曰果也夫必不聽奚屬也必不受奚餽也當三殿營採木使者來以嶶多木商將以巨木若干額賦之承學謁則治廚郊迎盛慰勞用悅其意而令父老訴之徐曰商者販木於外耳郡非產木也今若責郡出木則無從出若令商自所在供之第即數木以賦胡問嶶也今顧輸千金直如何部使大悅承學即以

歷羨具直島夷擾東南兼之山寇上江諸郡數有大徭承學以催役意行之如巨木直役竟而民不知或之傷郡見其疲於兵甲乃驚曰吾郡何無此歸更相質問乃知之因相語泣下

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

對毋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爲善士

許逵爲樂陵令賊劉七等颷起圻甸逵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刀伺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

王部知定州定畿內地雜戎夷部開誠釐弊政化大行有蜀生道過定遺橐百金來言部曰第往有爲守者至則有守者一人生問何不攜去守者曰人有棄子者我守公不忍爲流涕語之我忍攜金去使公流轉於我公之境哉梁御史按部猝入獄惟二繫囚焉

寇瑊權知開封府廐里有毆妻吏赦事發者太后怒曰夫妻以義合奈何毆以致死耶瑊對

日傷居限外事在赦前既付有司不敢亂天
下法卒免死
蔣瑤守揚州武宗南巡淮守薛贇拆去沿河民
房以便挽夫挽繩皆索民間絹帛爲之兩淮
大榎過揚州蔣瑤獨不拆房曰沿河非聖駕
臨幸之地且自有河岓可行何必毀壞民居
有罪守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戶蔣
門北有四個大戶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

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其四是江都縣

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又傳旨曰朝廷要選綉女蔣曰揚州止有三個綉女江問在何處蔣曰民間並無知府止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揚州安堵如故

孫伯純知海州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樁箭幹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請以鰾膠充折孫曰弩

椿箭簳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代之恐歲歲被科無已時知者以為至言

程坰知沛縣會久雨平原水出穀既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坰謂俟可耕而種時已過矣乃募富民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

劉重威為鄱州守愛民如子適山寇竊發備兵

僉事王部海兵船駐英德河下海兵稔地利夜於空僻處踰墻入縣殺守卒刼帑金斬邑南門以出守城兵追獲賊兵衆反以帑金坐民兵僉事冀自全隨海兵所坐坐之重威聞而泣曰下覩脫罪上冀完名使我殺人以媚人可乎遂力爲昭雪次日解綬歸適直指按韶亟罰之於是按海兵罪而脫五十七人之死僉事落職歸

許元知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元請借湖水溉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元曰便民罪令可也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

楊文仲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爲吾燃一燈足矣勸農東郊因欲泛湖文仲即先馳歸通判揚州

牙契舊額歲爲錢四萬緡累政增至十六萬

開告訐以求羨文仲曰希賞以擾民吾不爲也嘗言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及元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唯文仲一人而已

唐夔授新昌令性資明敏折獄曲盡隱衷蒞事二三月庭無留牘吏胥皆令業屨門不設禁有事徑入莫敢犯者訟有理屈惟畧加扑戒不附罪立案曰倘有未值俾可他理又省事

節費。奸弊肅清。吏胥困饑多辭去。

楊崇爲廣西桂林郡丞。清戎至陽朔。顧縣治瞰江。垣墻卑甚。遂使人輦江中石。大者高其垣。小者積垣下。不取而江深。未幾寇至莫渡。間有以筏薄垣者。兵民以所積石擊之。扶傷而去。

李允則再守長沙。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田水力不及。一委蓁莽。允則一日出令。曰將來

并納粟米稈草湖湘之農夫且未知粟米稈草爲何物也或日惟襄州有之可以購致湖民皆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爲錢一千自爾皆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焉

許仲宣三爲隨軍轉運使心計精敏無絲髮遺征江南軍中之須曹武惠公倉卒有索皆隨應王師將夜攻城仲宣陰計之日永夕運動

寧不食耶既勝無器可予預科陶器數十萬夜半器成兵將就食果索其器如數給之他率類此征交州士死於瘴者十七八大將孫全興失律仲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湖南諸州開帑賞給縱其醫餌謂人曰吾奪瘴嶺客魂數萬生還中國已恨後時若更俟報將積屍於曠野矣誅一族活萬夫吾何恨哉飛檄諭交人以禍福交人果送款脩貢仲宣

上表待罪太宗褒詔大嘉之

潘好禮舉明經高第雅負風節開元初為邠王府司馬王農月出獵好禮乃臥馬下諫曰禾稼盈野王安得非時暴民田請先踐殺司馬王慚而退

元呂思誠嘗行田至劉智社民李懋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勸酬歡如骨肉李之兄弟各悔過折

居二十年復還同爨

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樂也故可以死懼之而天下治矣刑罰過則民不畏死不畏死由生之苦也故不可以死懼之而天下亂矣

唐代宗時劉晏造轉運船每船破錢一千貫或言所用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翻置須謀經久船塲既興執事

者非一須有餘剩遺力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于楊子縣置十船塲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塲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止給合用實數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塲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于大度之君子而敗于寒陋之小人

陳臨守蒼梧民有遺腹子為其父報怨捕繫獄臨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之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

箭屍與凌遲不異上干天和破家蕩產又是第二件事吾輩不可不思

陳堯叟為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百本刻石貴州驛舍地方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柳鑿井

毎三二十里必置亭舍什器人免渴死

晉江道爲令深山中有亾命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道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諭旬月之間襁負而至道嘗曰悖逆之民可以恩結無知之衆可以理諭況百姓好治而懼亂喜安而惡危苟免饑寒疇思兵刃乃朝廷既頻其賦腰郡邑復益其徵求不得已而刼奪以謀生是求活也非求亂也當事者欲

盡舉而殺之。匪特有傷仁愛。彼又誰甘斂手以就斃哉。

事無大小。悉當兩心。丙吉邊吏姓名。陶穀江南圖會。尹鐸銅柱蕺垣。士行竹頭木屑。李迪之方寸小冊。楚村之遺書大黃。曹瑋識元昊於馬市。允則寄望樓於浮屠。錢塘可灌。黠虜可用。拔栗縣中。量綠江上。先人之智。任事之忠。皆從暇豫中養其一旦之用。悠悠而任憒憒

以決君子恥之矣

清是居官本等却不可矜清傲濁愼是做官細心却不可愼大忽小勤是從政實地却不可勤始怠終

張居正請蠲積逋疏曰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一年所入僅足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

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適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為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又是將來之帶徵況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谿壑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扑窮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施曠蕩之恩

豈與小民而使其戴上之仁哉

眞臘國有石塔二座民人爭訟不決即令各坐一塔中理屈者頭痛身熱不耐而出其理直者安處如故佛樓沙國有青玉佛鉢受三斗貧人以少花投中即滿富人以多花正復百千萬斛終不滿我中國無此二種物所恃宰官心胸靈妙公溥恃為炤曲直之情乎貧富之施耳而士大夫持心往往不然將此世界

何所恃也。

石星與宋纁待漏同坐。欣然語曰。今日查出某省羨金若干。纁曰。不然。朝廷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處羨盈或生侈心。星默然。一日有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可改折者。纁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言者亦服。

都御史高明會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畝收稅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明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

黃紱巡撫延綏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大慚俯首歎息曰我爲巡撫令健兒家一貧至此何面目坐廨其上亟令預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又素忠樸聞公慚歎人人感

泣願出死力

王積爲刑部侍郎時有士豪王冠者家貲巨萬善交權貴里人毋敢忤視嘗與方士赤肚子者游其術取初生嬰兒烹啖之或剉骨成粉以爲延年劑家畜妾十餘人孕將娩輒以藥墮而如法餌之他所陰購而餌者不知幾何人矣事發權貴人爭爲交關求解免而公一切距勿聽卒據法引律遂遲處死畿民大快

李師道請以私財贖魏徵故第白居易上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請敕有司以官錢贖還賜其後嗣

張潮當嘉靖初南郊創造圜丘都御史汪鋐請槩遷禁垣外塚墓　上不忍盡遷限一里內而止潮亟上疏曰此即文王澤及枯骨之仁也今垣南一里之內墳塚不下千萬餘區倘瞻對無妨悉容仍舊其恩尤溥疏下執政者

議謂褻稷圜丘匪宜潮曰在圜丘似褻然天無不覆卽遠遷何所逃詰者語塞得旨罷遷

至道元年太宗以上元御樓觀燈見京師繁盛自謂太平宰相呂蒙正避席對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城都外不數里饑寒死者甚衆願陛下觀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詹體仁知靜江嘗曰居官之法盡心平心而已

盡心則無愧乎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

陳嶙知閩縣有勢家欲徙人墓部使者屬嶙不從使者怒後索翠羽他邑惟命獨閩無有也使者愈怒問汝何恃敢爾曰惟潔已自守耳時與黃琮翁谷稱閩中三循吏

國初楊士奇每朝罷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閒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荅一日蚤朝回欣然喜動顏色夫

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叠見上聰明已能覽章奏决事重任可釋矣

徐盈爲嘉興守時常熟濬白茅港當事者檄發郡丁數萬盈曰白茅水患於吾郡差緩驅吾民遠役何忍耶移文助費不就徵發巡鹽御史行郡鞭撻亭竈勒報鹽丁里胥乘機虐民民大擾盈爭之御史曰此有例盈曰例自公

作亦自公止豈國憲耶獲止

唐嶺南節度使缺憲宗問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度以孔戣對即拜戣甫下車奏免歲逋十入萬緡米十萬斛悉裁屬吏之剝民者歷十五載召還垂囊如故

蘇軾知杭州歲值饑疫力請減價糶常平倉奏給度僧牒易米助賑日遣吏督醫四出治病全活以萬計民有逋稅不償者軾呼至詢之

云。家以製扇爲業。適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軾曰。姑取扇來。遂據作艸書及枯木竹石。須臾就二十餘柄。其人纔出府門。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因得盡償所逋。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

宋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有閹寺聞名國之不祥。豎刁間齊而齊亂。伊戾間宋而宋危之語。

味試及公等一語舉止何等光明

程文簡公為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為合而没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戶部尚書蔣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密州郭奉世進萬緡昌薦諸朝公劾奉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聞部使者通融計

會貲兵吏之費安可不卹大計不顧他州進過用之財徵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斂之端寖不可長士論韙之

宋杜衍知乾州未朞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日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日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許應逵爲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爲同事所中得

論謂去吏民走送哭泣不絕許君曉至逆旅
謂其僕曰為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眼淚
耳僕歎曰阿翁橐中不著一錢奈將眼淚包
去作人事送親友許為一拊掌

魏文侯時李克為中山相苦陘之吏上計而入
多其前克曰苦陘上無山源林麓之饒下無
谿壑牛馬之息而入多于前是苦吾百姓也
遂執而免之

秦李冰爲蜀守鑿山導江以去水患其神怒化爲牛出没波上君操刀入水殺之因刻石以爲五犀立之水旁與江誓曰後世淺無至足深無至肩謂之誓水碑

呂中丞獻可病溫公日問疾公所言皆天下國家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託溫公以墓銘溫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公復張目曰天

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温公病中與呂申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默太過若此際復不廷諍則入彼朋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兩公謀國眞死而後已者乎

王文正公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

家人惶恐莫敢見者而不知其意後公弟以問趙公安仁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未决此必憂朝廷矣溫公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見其卧齋中忽蹶起著公服執手板危坐久之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范公從容問之荅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事

李昉爲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爲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闕失知民疾苦則必

惻然有拯援之心知為政術業則曉然明其人之賢否知時政闕失則時時有所更廢而民命國政人才皆自一問荅之間得之矣宰相之度

歐陽文忠語張芸叟云吾昔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夷陵荒遠褊小尚

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
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
三事以此自將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
我自觀毫芒當時一言之報耳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
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
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與西山帥長沙宴
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

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膏脂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更煩煩散作十分春

陳堯佐知開封府嘗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所至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盡縱之

凡五夜無一犯法者

蜀張雲立朝謇諤自比朱雲宣徽使景潤澄曰昔朱雲請斬馬劍以斬張禹今上方只有殺雞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群狗

紹興間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於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於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而出于武德正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

上之趣嚮如此

長泰縣學舊取陂塘錢穀以廪士一塘無慮三千緡其所入雖微而並緣科擾何啻十倍方禾日陂塘灌溉之所不可秤民戶之錢學校道義之地不可納無名之賦白於文公以廢寺租入畧相當代其輸人甚德之

王濟補龍溪主簿時詔福建輸鶴翎為箭羽非常有之物有司督責之急一羽至直數百

錢濟諭民取鵞翎代輸仍驛奏其事詔可其請仍令旁郡悉加濟所陳縣有陂塘數百頃先爲里豪輸課而專其利濟悉取之引水以溉民田自是無亢旱之患

汪待舉守處州日部民有飲客者客醉臥空室中夜酒渴索漿不得乃取其花瓶水飲之次蚤啓戶客死矣其家訟於官待舉究令中所有物惟瓶浸旱蓮而已試以飲死囚立死訟

乃白

齊之鸞爲陝西僉事經潼關目擊晚禾無遺民載道偶見居民刈穫喜而問之荅曰蓬也有綿刺二種子可爲麪饑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麪食者取啖之螫口澀腹嘔逆移日遂將小民困苦情狀并取蓬子封題齋

獻焉

李秉總督邊備時北敵以剽掠男婦易糧米朝

議大户米一石小户米五斗敵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户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忍使吾民赤子爲敵人耶專擅之咎吾自任之

閔世翔爲安福令邑人御史劉臺嘗糾江陵削籍江陵啣之授意巡按文致他事謫戍繫追贓臺赤貧不能輸公至歎曰殺直臣媚時相可乎力護持之召臺怨家以贓反坐一日與

一同官他令各言治狀公言一務寬和他令日如此可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矣若吾邑民俗刁頑有一人撥落其指不肯招實安得不嚴治公日如此不亦爲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乎他令慍詘巳陰揭郡守不爲動

林之奇補校書郎會朝廷策士欲參用王安石三經之奇力言安石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衍清談罪深桀紂安石實似之安可復

用其言耶

曹彥約知嘗德陛辭言下情未通橫斂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言官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京國苞苴公行則州郡橫斂無可疑者帝深然之後以循良課第一

王罕知潭聽訟務得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委曲徐問乃妻某無子夫死妾有一子遂逐婦而據

一家貲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治妾而
反其貲婦卽愈郡稱神明

劉忠肅公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徙蘄州
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
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
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
初無一言及遷謫也

劉林州棣楚爲京兆號令嚴明人不敢犯先是

京城惡少屠沽商販多繫名諸軍不遵府縣法劉公皆窮治之甚至有匿軍人名目自稱百姓者當時人人似頭上各有劉尹不敢爲非然公與屬吏言未嘗傷氣不叱責一官嘗謂府縣寮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任意遊賞勿致拘束其又豁達如此

樂安城西廢井有毒蛇氣所中輒殺人忽或時出道上遨犬豕食之市里驚奔以爲神蕭信

公至郡蛇不敢出公滿秩去三日復出爲患民追公不可返得其衣履爲位設而拜之蛇復不敢出衆乃持弓矛往塞其井覆以大石就其旁立公祠祀之

陳鋼爲黔陽令縣南山間有三里崖路狹甚石堅不可鑿辰沅諸路軍往戍靖州夜每墜崖下死鋼督郵兵積薪烈之淬以醪醯拓廣其路丈許外繚以索行者不害嘗行道過他縣

境道旁小兒黏雀爲嬉問知鋼名兒相顧曰
公必惡我輩戕物命悉縱雀去
李君奭爲醴泉令爲政得人和　上按獵城西
漸入渭水見父老數十人於村佛祠設齋
上問之父老曰醴泉縣縣令李君奭有異政
考秩已滿百姓借畱詣府乞奏替兼此祈佛
力也　上默然還宮於御扆上大書君奭名
中書兩擬醴泉令　上皆抹去之踰歲以懷

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慤

可。中外莫測。後始聞其事。

段直為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隣人之戶。約曰。俟業主至。當歸之。逃民聞而還者甚多。歸其田廬。使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為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贖之。暴露者收瘞之。未幾。澤為樂土。

許荆為桂陽太守。行春到耒陽縣。有蔣均者。兄

弟爭財互訟荆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時彬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餘人

王志爲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終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德政吾曹乃有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爲閑田後爲東陽太守獄有重囚十餘

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還惟一人失期獄司以爲言志曰此自太守事明旦果自詣獄辭以婦孕吏民歎服之

張詠守成都時城中屯兵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訪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未逾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曰前所給米皆雜穅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眞善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今可行

矣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黨詾詾鬧自投井故不復言

吳悌初令宣城門無私謁一日以縣歲額輸于郡庫官藏兌多索羨餘郡守知弗禁悌曰已有郡守睨視目尚無悌曰職立正視故有公立邪視故無郡守默然召為御史夏公當國

諸御史入私宅見之夏公服宮錦諸御史皆贊之有褰裳而觀者悌獨無言夏公問吳子心何在悌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政務請衆默然

陶魯丞新會方弱冠廣右猺賊流劫盡雷廉高肇以東之境魯召父老於庭誓曰賊氣將吞吾城若能率子弟從我以死守城邑保家族乎皆曰諾乃築塞堡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

西寇賊之衝築輔城以衛厥城浚外濠以衛厥輔城布鐵蒺藜植刺竹以衛厥濠人守其土分殊死戰別寨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得犯父老咸曰吾等保妻子長子孫皆陶丞之功也

石曜爲黎陽守刺史斛律武都過郡令左右諷徵帛曜手持一縑謂武都曰此老石機杼聊以奉贈此外須出吏人吏人之物一毫不敢

犯武都笑不責

榮毘剛鯁有局量楊素薦為華州刺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毘繩以法無所寬貸毘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毘荅曰奉法一心者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

朱光霽初授重慶府通判自奉清約遇事有執持一日監司發銀買簪時方視篆遂持銀入

白日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學造簿監司怒且慙而寢知綿州州多勢家私役州民光霽悉禁之一日有稱尚書府家人徵州夫栽田者霽問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乃揭律令示之其人不悟而索愈固於是呼吏出罪因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為栽田用其人曰恐不可曰吾亦以為不可聞者哄然

范純仁尹洛謝克莊自河陽來至中路秣馬歇店中欲行以馬未盡芻少待見老翁負𥚃牆下有人告曰黃犢爲人所竊矣翁坐不向問須臾再以失犢告翁容色自若徐曰爾亟求必𨻰家戲藏爾謝以爲有道者與而就問曰爾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此孰肯爲盜已而犢果還謝歎息而去

唐侃守武定以鎮靜撫綏疲瘠時清軍伍一州

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告解長且萬二千人矣。侃曰。武定戸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事得寢。章帝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衷課民間以供。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至則舁一空棺內旁舍中。諸閹髀校奴鞭撻州縣宜言供帳不辦者死。欲以恐嚇取錢。同事者並逃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

巳辦死來矣錢不可得也諸閹相視莫能對而事辦諸逃者皆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

滕元發知鄆州歲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元發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

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　上遣工部郎中王右按視廬舍道巷引繩碁布肅然如營陳右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為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

免○則就其罰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驟苦重爲民害○其益多矣○

兗州府單縣○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而死○翁姑曰○婦意也○陳于官○不勝箠楚○婦遂誣服○自是久不雨○許襄毅公進○時官山東○曰○獄其有冤乎○乃親歷其地○出獄囚徧審之○至餉婦○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酖毒殺人○計之最密者也○焉有自餉于田而投酖者哉○遂詢其所饋

飲食所繇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乃買魚作飯投荆花於中試諸狗彘無不立死者婦寃遂白即日大雨如注

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時教士卒習戰人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

和議益決

楊璇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製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耑彀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駭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徐有功爲政不忍杖杖罰人民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衆必共斥之武后朝周興來俊臣輩輒以周內窮詆受責朝野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諫諍守正持平歷剖寃獄保全多人薛季昶劾有功黨逆罪當棄市是日有功方視事令史涕泣走告有功笑曰豈獨吾死而諸人嘗不死耶安步去后詰而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有功對曰失出人臣小過

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悅凡三坐大辟終不挫折將死晏然至市臨刑得免

李文節燕居錄云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天下以無事安靜爲福曹參遵何約束愼毋擾獄市絳灌諸公每事輒曰毋動爲大耳呂蒙正言令上封事議制置者每多惟在淸靜以鎭之李沆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條陳利害

一切報罷以此此報國此眞老成之見

裴晉公爲相大臣中有與公貧交約他日顯達彼此引重者怪公不以輔相許公聞之笑曰靈芝珊瑚皆希世之寶用於廣厦須杞梓樟楠廬山瀑布狀如天漢若以溉良田激碾磑功不若河之水某公德行文章器度標準爲大臣儀表然長厚有餘心無機術傷於畏法剸割多疑前古人民質樸征賦未分地不過

數千里官不過數百員內無權倖外絕奸詐畫地爲獄人不敢入以赭染衣人不敢犯雖云列郡建國侯伯分理當時國之大者不及今之一縣易爲匡濟今天下設官一萬八千列郡三百五十四十六連帥八十萬甲兵禮樂文物軒裳士流盛於前古才非王佐安敢許人此眞通達世故之言

夫嘗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求其死也乃吏以

察察博名。吹毫求疵、深文巧詆。令必不得反。而一等脩潔之士。又。明。見。其。無。辜。多。遠。嫌。自避。以。小。民。身。家。性。命。全。我。好。脩。之。名。即按臣察大奸猾。苛、無、則、巳。非、必、欲、克、罪、罟、也。乃羅織傍偹文致曖昧、令元兇賄脫、而愚民受誣。雖破產捐軀。莫能自白。彼、平、原、自、無、者、何、人、乎。

河北自五代末。即算田鋒。呂夷簡歎曰。王、道、本、

於農此何名哉因表除之朝廷推其法它路

自是農器無征。

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

事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

門。

做上官的。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

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

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

地方大有裨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
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
瑣毛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
要津習圓軟之容詞網羅聲譽至民生疾苦
若聾瞽然此之謂妖孽豈不驟貴蹶遷然而
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果而子孫
之禍因也吾黨戒之
我輩聽訟凡覺有一毫怒意切不可用刑即稍

停片時待心和氣平從頭再問未能治人之頑先當平巳之忿嘗見世人因怒其人遂嚴刑以求洩巳之忿嗟嗟傷彼父母之遺體而泄吾一時之忿恨欲子孫之昌盛得乎

宋兩宮遠狩洪皓奉使大金黏罕迫與副使官僞齊皓詞嚴不屈流遞遞冷山距虜二千餘里苦寒四月艸始生八月而雪土廬不滿百皆陳王悟室聚落悟室使誨其二子或二年

不給衣食盛夏猶衣犓布採薪他山嘗久雪薪盡至乞馬矢煨麵而食所著詩文皆憂國語也悟室嘗得獻取蜀策持以問公公歷陳古事梗之悟室銳欲吞中國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公正詞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豈有四十年用兵不止者悟室怒曰汝作和事官却口硬謂我不能殺汝耶公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

行人之名此去蓮花濼三十里使之乘舟一
人蕩諸水以墜溺爲言可也悟室義而止發
十五年始南還

元城論名相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李每謂人曰
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利
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
宗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
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

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矣後人不知遂欲
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
居官者職業是當然的每日做他不盡莫要認
作假權勢是偶然的有日還他主者莫要認
作眞
寇準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唯
具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嘗賦詩有
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時以爲若得

用必濟大川手植雙栢於縣庭至今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

王曾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呂后唐之武氏皆非據大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即位太后輔政豈不爲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於天下非惟爲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

眞宗旣卽位垂簾引見群臣呂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覘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

英宗旣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韓琦處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又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

郎曰太后焰營則衆人自焰營同列爲縮頸流汗既而吳奎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得不如此

曹后初未還政韓魏公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書史一一可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公察其意回矣郎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其日

更不御殿公亟令捲簾撤坐乃往白上　上曰莫未否公曰已得親詔矣　上遂釋然

韓魏公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

韓忠獻之守安陽人將鬭訟輒自止曰吾非畏汝愧見侍中耳郡幾無事

宋莘老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

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去之

曾公亮知鄭州郡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戶不閉至號公爲曾開門嘗有使客亾槖中物移文求盜公諭以境內無盜必從者也索之果然

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程明道祭

其縣蓋既畱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移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先生自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

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程明道作縣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嘗有愧於此龜山云觀其用心應是不倒錯决撻了人

治平四年程明道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煢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

矣邑幾萬室三年間無強盜及鬭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

薦賢于朝與自已用人又自不同自已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器使若以賢薦于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

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于參苓蓍术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悞者矣

世上沒箇好做的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早起方爲稱職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的人